



## 曾经

温治学

曾经,我瘦小孱弱像一枚干瘪的土豆饥饿中出生,饥饿中发育每一寸骨头里渗透对话的渴望:西北风可以吃 昆虫可以吃 野草也可以吃 一切都可以考虑吃以至,我与土拨鼠之流结下不共戴天之仇而今,我活着欠它们一个忏悔

曾经,我是一个牧羊人与孤寂单调为伴狂野不羁的鄂尔多斯赐我:赤日如焰,冰雪似铁赐我:暴雨滂沱,沙尘漫天日子像一根绳索蓝天白云是单调的草原野花是单调的女人们的头纱是单调的骑手们的罗圈腿是单调的…在没有诗与歌的日子里梦想与远方是魔鬼入心的邪念

曾经,我是一名走窑汉沿着那条曲折坎坷的山路走出黑暗,走进黑暗看见太阳,就是一次狂欢送走月亮,就是一次失恋那一年,岩石击倒黑色的我伤痛至今如地层撕裂庆幸我还活着而兄弟们牺牲前的呼救让我如逃兵般羞愧难言如果可以重活一回我愿和他们手挽手,肩并肩再来一次人生的呐喊

曾经,我是一名垂危之人踉踉跄跄走到今天疾病让我厌倦了生命不止一次,幻想死亡的快感我与命运之神密谋他说,你好幸运哦不要失落,活着吧不要软弱,站起来不要彷徨,往前走不要犹豫,去爱吧所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从此痛苦将与你无缘

## 夏日画像

杨利军

浓绿的叶片遮不住细碎碎的光斑长长的河流镶满了金钻波光粼粼中闪着亮晶晶的眼

青幽幽的果子在时光的翻晒里一天一个模样地修长、圆满

花香在田野、岸畔、山坡间奔跑熏醉了意乱情迷的蜂儿飞蝶和鸣蝉聒噪着盼望着一阵风或是,一场雨

池塘里荷等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在有雨的午后宽大的扇叶羞涩地打着卷半掩着一抹粉红,一片淡黄,一段洁白

## 岩层里的月光

落尘

凌晨父亲头上的矿灯一明一灭像悬在黑夜的星踩着月光隐入巷道的深处他总是在晚回来劳累塞满了皱纹他总喜欢用那双摸过岩层的手抚摸我的头亲昵地唤我满足我五分钱的渴盼

四十年的风掠过矿井的轰鸣早已沉寂可每个无眠夜从时光深处仍听见他的脚步声

如今刷到矿工的视频总会多看几眼仿佛父亲那沉默的爱在记忆深处又轻轻回响

## 遗失声明

●因不慎将乌海市杰信保洁有限责任公司原公章、原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张振华印)遗失,声明作废。●因不慎将王好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证编号:O150130641,性别:女,出生时间:2014年7月13日,声明作废。

## 绿化好消息

乌达区雨壮花木苗圃出售爬山虎、杨柳树、松柏树、丁香等20多种当地树苗。提供绿化优质服务:一、树木花草种植、修剪、喷洒农药。常年一条龙服务,省力省心。二、安装喷滴灌、假山喷泉、升旗台和石雕石刻等园林景观设计和施工。欢迎新老客户光临!地址:原乌达农场加油站房后 联系人:冯宽:13947323699 冯三宽:13847366938

## 便民服务电话

<b>报警电话</b>	
匪警110	
火警119	
交通事故报警122	
急救中心120	
<b>医疗服务电话</b>	
市人民医院急诊:	2044105
市中医蒙医医院急诊	6987120
市樱花医院急诊:	2017120
<b>消费投诉电话</b>	
市消费者协会投诉:	2020315
市食品药品投诉:	12345
市卫生监督投诉:	6993190
<b>通信服务电话</b>	
中国移动客户服务热线:10086	
中国联通客户服务热线:10010	
中国电信客户服务热线:10000	
<b>电力服务电话</b>	
市电力服务热线:	95598
市电力投诉举报热线:	12345
<b>交通服务电话</b>	
乌海机场客服电话:	96777
乌海铁路问事处:	2229411
乌海长途汽车站:	2026346
<b>生活服务电话</b>	
天气预报台:12121	
报 时 台:12117	

# 沙 枣

王小斌

的沙枣便纷纷坠落。有时用力过猛,脆弱的枝条应声而断,连枝带果掉下来,惹得大家一阵哄抢和善意的嘲笑。

捡沙枣更是全神贯注。蹲着,跪着,甚至趴着,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沙地。那些掉在浮土上的还好,最怕的是陷进松软的沙窝里,或者滚进低矮的骆驼刺丛中。手指被尖刺扎破是常事,但没人会在意,血珠冒出来,随便在裤子上抹两下,继续扒拉。沙枣表皮有一层薄薄的粉霜,沾了沙土,看起来灰头土脸。但对我们来说,这层灰土更像是勋章,证明着收获的艰辛和喜悦。

直到夕阳像一个巨大的、熟透的沙枣,沉甸甸地坠向西边灰黄的地平线,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映在空旷的荒滩上,肚子咕咕叫了,才宣告活动结束。这时候,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所有的衣兜、裤兜,甚至帽子里,都塞满了沙枣。鼓鼓囊囊,沉甸甸的,坠得衣服都变了形。走起路来,口袋里沙沙作响,是世上最美好的音乐。

回到家,也顾不上洗手,迫不及待地掏出沙枣。先挑最大最饱满的塞进嘴里。牙齿轻轻一磕,那层薄薄的、带着沙粒感的表皮便破了,露出里面粉沙沙的果肉。一股独特的、混合着酸涩与甘甜的滋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初嚼是涩,让人忍不住眯起眼,唾唾嗒;紧接着,一丝回甘便从舌根泛起,中和了那点淡涩,变得绵长。那味道带着荒漠特有的粗粝感,却有种直抵心脾的满足。一颗接一颗,嘴里很快就被甜涩填满。

吃不完的沙枣,母亲会用簸箕装了,放在窗台上晾着。风干的沙枣表皮皱缩,颜色更深,甜味更浓缩,酸涩感减弱,成了另一种风味。冬天漫长而寒冷,窗外是呼啸的风沙和单调的灰黄。抓一把晾干的沙枣揣在兜里,课间偷偷摸出一颗含在嘴里,慢慢咂摸着那浓缩的甜与酸,仿佛又回到了那片喧闹的荒地,闻到了风里碱土和沙枣混合的气息。那是灰暗季节里的一点

微光,一丝慰藉。

后来,城市像摊开的煎饼,越摊越大。那些城边的荒地,那些起伏的沙丘,被推土机轰鸣着推平。先是建起了规整的厂房,接着是成片的住宅小区,笔直的马路切割着曾经熟悉的地貌。沙枣树连同那些骆驼刺、沙冬青、柠条,或被连根挖起,或被推倒掩埋,成为新地基下沉默的养料。

起初我们还能在新建小区的边缘,或者某条新马路暂时未及的角落里,找到一两棵幸存的沙枣树。它们孤零零地立着,周围是陌生的高楼和喧嚣的车流,显得格外突兀和落寞。树上的沙枣似乎也少了往日的丰硕和光泽,蒙着更厚的灰尘。偶尔路过,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心里泛起一丝涟漪,但已没有了爬树打枣的冲动。孩子们的口袋里早已不再塞满沙枣,毕竟零食店里五颜六色的糖果、包装精美的糕点唾手可得。沙枣那带着沙土气息的酸涩甜味,似乎变得不合时宜。

再后来,连这些孤树也渐渐消失了。城市变得越来越光鲜,绿化带里种上了四季常青的松柏、开花的灌木。它们整齐划一,被精心修剪,散发着精致而疏离的气息。沙枣树,连同它生长的那片荒芜、苦涩却充满原始生机的土地,彻底退出了城市的视野,仿佛从未存在过。

孩子们长大了。曾经一起打沙枣的伙伴,像被风吹散的沙粒,散落在不同的角落。为生计奔波,为前程忙碌,在崭新的城市格局里寻找自己的位置。谈论的话题,早已被房子、车子、工作、孩子填满。偶尔在某个怀旧的饭局上,酒过三巡,有人模糊地提起一句:“小时候打沙枣……”话音未落,便被更响亮的碰杯声和新的喧嚣淹没。大家笑笑,附和两声,没有人能清晰地描述出具体是哪棵树,具体是哪一年的秋天,具体是哪几个伙伴一起打下的那场“红雨”。记忆像曝了光的底片,只剩下模糊的光影轮廓。

有一天,我开车送女儿去一个儿童乐园。



## 醉荷

摄影 薛茜

## 家有艺考生

肖卫琴

“艺考”这两个字犹如一道光,再次点亮儿子的心。于是返程后,我跟老公作了一次长谈,也最终说服了他。2024年2月,儿子正式报名参加艺考学习。

常听人说,艺考之路要抱着最大希望、付出最大努力,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我对孩子的教育向来主张“顺其自然”,让他接触播音,也只是想多给他一个选择。

2024年8月8日,儿子结束了在乌海播音机构的学习,被老师选送到北京参加集训,也就是从这时起,他才真正尝到了艺考的苦。学习强度远超想象:新闻播报、即兴评论、体态训练、体能锻炼排满全天,每天五公里跑步是硬性要求。专业作业的录制更是让他经常熬到凌晨两三点,经常录完抬头,就会发现天已经亮了。

生活上的不适应也接踵而至。第一次独自住公寓,饮食起居都得自己打理,为了节省生活费,他学着去菜市场买菜做饭,有时一块豆腐就着黄豆酱,就是一顿饭。但即使这样,和我视频通话时,他还是会笑嘻嘻地炫耀自己做的荷包蛋“又嫩又圆”。

真正的转变,始于一次机构内部考试。那次他发挥不佳,积压的压力让他格外想家。老师特意请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师师姐带他进校园——在中传的食堂吃饭,在篮球场打球,临走时还给他买了一件印着校徽的T恤。

从这天起,他像换了个人。曾经模糊遥远

的梦想,忽然变得触手可及。那个迷茫的少年沉下心来,开始拼尽全力——练习、复盘、请教、调整,艺术学校深夜加练的视频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乌海的老师也常打电话关心他的近况,而我只能隔着屏幕和听筒,从他零碎的语里猜测状态。察觉他情绪低落时,就发动姥爷、大姨、姐姐轮流打电话开导。爸爸煮的牛肉、奶奶烤的面包、姥爷爷的营养品,装满一大纸箱寄到北京,光邮费就花了两百多。

他的心态也越来越稳。八个月集训后,他回乌海参加自治区统考。分别四个月,我和他爸早早守在考场外,却只敢远远看着他走进去,等考完才匆匆见面吃了顿饭,他便又跟着老师返京准备校考。

没想到,统考成绩出来,他竟是自治区第一!这之后的校考,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中央戏剧学院全国第一、中国传媒大学第七十二、上海戏剧学院第五、南京艺术学院第八、浙江传媒学院第十七的成绩,成了全国播音艺考生里少有的五校“大满贯”应届生。

2025年3月,最后一场校考结束,我去机场接他回家。只让他歇了一下午,就送回学校补文化课。这便是艺考的真实模样:不仅要熬过集训的苦,还要扛住奔波考试的累,以及可能落榜的巨大压力。

拿到专业合格证,对艺考生而言并非终点,

路过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巨大的围挡遮住了里面的景象。围挡的尽头赫然立着一棵沙枣树。它比我记忆中的任何一棵都要高大、苍老。树皮龟裂得更深,像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枝干扭曲虬结,仿佛承受了难以想象的风霜。正是深秋,稀稀落落的叶子灰白黯淡,但枝头竟还顽强地挂着一些沙枣!颜色不再是记忆里饱满的深红或橙黄,而是干瘪的、近乎褐色的斑点,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毫不起眼。

我下意识地踩了刹车,停在路边。女儿在后座疑惑地问:“爸,怎么了?”

“看,沙枣树。”我指着窗外。

女儿顺着我的手指望去,小脸上满是困惑:“那是什么树?好丑啊!”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她关于打沙枣的往事,关于那种独特的甜味,关于鼓鼓囊囊的口袋和沾满沙土的快乐。但话到嘴边,却突然发现,那些曾经如此鲜明的细节——沙枣入口时瞬间的刺激,手指被刺扎破的微痛,伙伴在树下争抢的喧闹,夕阳把影子拉长的荒凉与满足——都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模糊,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甚至无法准确地向她形容那种味道。舌尖的记忆,早已被各种添加剂调出的标准甜味覆盖。

“嗯……是一种野果子。”我含糊地说,“以前……很多。”

“哦。”孩子显然毫无兴趣,低头继续玩平板电脑。屏幕上色彩斑斓的卡通人物跳跃着,发出欢快的电子音。

我重新启动车辆,驶离了那棵孤独的老树。后视镜里,它那倔强而苍老的身影迅速缩小,最终被冰冷的围挡和高大的塔吊吞噬。心里没有预想中的怅惘或疼痛,只有一种空落落的平静。

我知道,沙枣树终将彻底消失,如同那些被推平的沙丘和荒地。而关于它们的记忆,失去了这些具体、粗糙、可触摸的锚点——那扎手的树皮,那沾着沙土的果实,那甜涩的滋味,那鼓胀的口袋摩擦大腿的感觉——也终将变得轻飘、稀薄,最终消散在时间的风里。我们怀念的,或许并非沙枣本身,而是那个在荒芜中也能找到甜蜜、在贫瘠里也能创造欢腾的、口袋被沙枣塞得满满当当的、笨拙而真实的自己。

当最后一棵沙枣树倒下,那个口袋里装满沙枣的孩子,也终于走失了。只剩下一些褪色的碎片,偶尔在风沙迷眼时,轻轻掠过一下已然世故的心。